

楔 子

在海上，在凌晨两点钟，在一个晴朗的夜里，在一个星光天空下。

伊甫和我同站在驾驶台上，谈论着我们将被命运带去的那个生疏的国度。我们明天就要靠岸了，这使我们异常高兴，各自都制定了许多计划。

“至于我，”我说，“我一到那边就立刻结婚。”

伊甫老气横秋地“啊”了一声，仿佛没有东西可使他惊讶似的。

“是的——和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猫眼妇人结婚。一定要个好看的，比街上卖的假娃娃大不了多少的。在我家里，你可以有你的房间。那将是一所纸房子，筑在一个绿色的花园中间，有树木遮着。我们要住在花丛里，周围的花一起怒放；每天早晨我们屋里还要插满鲜花，那是一些你从来没有见过的花。”

伊甫开始对我的家庭计划感兴趣了，真的，现在就是说我要在这个生疏的国度的寺庙里去许个愿，或是要娶一个小国的女王，同她到一个明媚的湖上，住在白玉建筑的屋子里，那他听了也一定相信。

实际上，我已决意实行我刚才向他泄露的计划了。是的，我被无聊和孤独所迫，渐渐地渴望这桩奇怪的婚姻了。我急于要见到陆地，想在一个幽静的地方，在树木和花草之间过些日子。我们在澎湖列岛（曾于 1885 年被法占领）——那些燥热的中国小岛，没有新气，没有树木与小溪，只有死亡的臭味——过了那么长的时间，我这个计划是多么诱人啊！

自从我们离开那个中国式的火炉，我们已经走了许多纬度，天上的星座也连连地改变：南方十字星和其他南方星辰都隐没了下去，大熊星升出了地平面，像在法国看到的一样高了。清爽的和风吹得我们高兴起来，使我们想起了在布列塔尼海岸上度过的那些夏天的夜晚。

我们现在离家乡的海岸有多么远哟，远得多么可怕啊！

—

天刚亮时，我们便望见日本了。

正好在预计的时辰，它出现了，远远的，在多少天来都是水天相接的海上，露出了一个清晰的小黑点。

起初，我们只能看见一群红顶的小丘（是旭日霞光中

福岛的前部)不久,日本自身就在水面上出现了好像一块厚的云,又好像一片黑翳,由浓密的黑影中渐渐露出了长崎山脉峻峭的外形。

风,朝着我们越刮越猛,仿佛这个国度正用它的全力抵抗我们,要把我们赶开它的海岸。海水、缆索和我们的船,都摇摆、震荡了起来,如同发怒一般。

二

到了下午三点,这些遥远的东西都临近了,一直近到它们的山崖和绿林把我们笼罩。

我们现在正走进一个两面都是山岭的海口,这些山岭的大小都奇怪地相同,宛如戏台上的布景,虽然好看,却不十分自然。似乎日本要用这个迷人的海口接待我们,好让我们走入它的内地。

长崎还没有看见,大概是在这仄长而古怪的海湾的尽头,一切都是那么鲜绿可爱。强劲的海风这时突然止息了,海面上换上了一种平静的状态:温暖的空气里充满了花香;蝉声从两岸不断地传出,互相应答;由山上反应出无数的回声,全国都在晶体般地抖动着。我们的船从许多帆船旁边开了过去,它们在几乎无波纹的水面上,被微风吹着,轻轻地

浮动，它们的行动一点儿声音都没有。那些张开的白帆，生出了千万道横纹，宛如百叶窗一般。那些造型很奇怪的舱棚翘在空中，使人想到中古时代的楼船。在这鲜绿的山之墙中，它们像雪一样白。

日本是怎样的一个树木遍地的国度啊，是怎样的一个无匹的伊甸乐园啊！

若在海上，现在一定正是白天，但是在这儿，在峡谷的深处，我们已经得到黄昏的印象了：除了仍照着日光的山顶之外，山脚和沿岸的树林，都笼罩在夜色里。

在这深绿的背景中往来的小船，都是由黄肤、赤背、头发如妇人般盘在头上的男人驶着。我们再往前走，香气更加沁入肺腑了，蝉的单调的鸣声，渐渐增强了。在我们头顶上，两山间露出的明洁的天空里，有一群大鹰飞过，发出一种低沉的人声：“吭 吭 吭！”四周的回声使之更加拉长，显得那么的凄凉。

这整个新鲜而富丽的自然景象，都带有日本特征。这种特征从它山顶处的奇峰怪石可见，从它的过火的整齐也可见。丛丛的树木排列着，有如漆盘上的绘图那样做作；巨石奇形怪状地长出来，与草坡似的土山正好成对比。一切景物都好像是人造的。

如果你留心看，你处处可以看见一些古老而神秘的小塔——多半是立在山谷边沿的围墙里，或半隐在耸天的树林里。这使初到的人感到生疏而奇异：使人感到这个国度里的这些神灵们、山神们，古代的象征者们、森林的保护神们，都是不可知的，不可捉摸的。

当长崎浮现到我们面前时，最先射入我们眼里的景象，就使我们大为失望。它坐落在绿色的山峦脚下，与普通的城市完全一样。在它前边，停着一群挂着各国旗帜的军舰；停着与别埠一样的有着深色的烟囱、冒着黑色浓烟的汽船。汽船的后面是工厂林立的码头。一切常见的、平庸的东西，它一样也不缺。

将来人类把一切都弄得一模一样的时候，世界一定会变得黯然无味，我们也不必去游历、去寻找新的生活乐趣了。

大约在六点钟的时候，我们的军舰在舰群中哗啦啦地抛了锚，于是，便立刻拥上来了一大群人。

拥上来的都是些商贾气的、慌促的、可笑的日本人，后面跟着潮水似的满载货物的小船；短矮的男子和矮小的妇人接连不断地登上船来，不叫喊也不争吵，个个谦和地鞠躬，使我们不好意思向他们发怒，使我们不由得也报以微笑和鞠躬。他们背上背负着篮子、箱子和其他盛器，都是捆得很妥帖的。每一件盛器又装着几个小盛器，一直增到无数个。从这些盛器里，他们取出各式各样出乎意料的东西，如屏风、鞋子、肥皂、提灯、袖扣、小首饰，装在小笼内的唱个不停的蝉、转磨的小白鼠；精巧的照片；给水手们预备的热汤。还有各种瓷器：花瓶、茶壶、茶杯、小罐、小盘。不到一会儿，这些东西都打开了，并很快地、很精致地排列了出来。每个卖货人都像猴子似的蹲在他们的玲珑的货品后面，双手扶着双足。他们总是满面笑容，毕恭毕敬地鞠躬。甲板上被这些五花八门的東西一堆，立刻有如一个大集市。水手们一

个个兴高采烈地在这些货堆中走来走去，挑逗地摸摸小妇人的下巴，东一件西一件地买着东西，抛着他们的白花花的银币。

但是天呀，这些人是多么难看、俗气、古怪啊！考虑到我的结婚计划，我便特别显得局促不安了起来。

伊甫和我值班一直得值到第二天早晨，过了头一阵的忙乱后——这种忙乱是每到一港口时所必有的（得把小艇放下海 把梯子、系杆推出去）——我们除了东张西望，便没有别的事可做了。我们不由在心里嘀咕：“这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啊——在美利坚合众国？在英属澳大利亚？还是在新西兰呢？”

这儿有领事馆、海关、工厂；在干涸的船坞里，泊有一艘俄国炮舰；高处有一大片外国租界，那儿楼房林立；码头上还有专为水手而设的美国酒店。在远处 真的 在远处 在这些常见的东西的后面，从那绿色的山谷的深处，露出成千上万的小黑房子，奇形怪状的房子，间或夹杂着些较高的、深红的屋顶——那大概就是现在仅存的日本式的长崎了。也许就在那边的一扇屏风后面，有一个猫眼的小妇人，是我两三天 因为没有工夫了 就要娶的呢 不 我在幻想中所模拟的图画已经消失了，我再也看不见那个可爱的小妇人了，那些卖白鼠的女小贩已把她的倩影给破坏了，我真担心她也和她们长得一样。

夜幕降临，甲板上忽然开始清静了，好像受了魔法的驱遣：在一霎间，他们都盖上了他们的箱体，折起了他们的带滑槽的屏风和带弹簧的扇子，向我们鞠了躬，很快地就消

散了。

夜色慢慢地把我们周围的一切都融入了蓝色的黑暗里，我们面前的日本，也逐渐更显得神奇了。高山都是黑的，倒影映在它们脚下的平静的水面上，外形显得那么峥嵘，使我们好像陷入了可怕的深谷之中；繁星也颠倒了位置，在这水面的深谷的深处，发出闪光。

不久，全长崎都布满了灯光，连郊外和村庄都灯光闪闪；还有些建在山上林间的小屋，在白天我们是看不见的，此时也发出萤火似的微光了。不久，从山顶一直到山脚，以及海湾的沿岸，已有了无数的光亮；成千上万的火光从黑暗中放出，三面围绕着我们，给人以一种都会的印象。在下面平静的水面上，又现出另一个万盏灯火的城市，好像要沉入谷底。夜色显得非常温和、纯洁、美丽，空气中充满了由山上飘来的花香，弦乐声不断地由茶馆和别的夜间集会场所传来，远远听来，十分美妙动听。蝉的鸣声——这是日本一种永久不断的噪声，因为它是当地一切噪声的背景和根本，过了两天，我们便不再留意这声音了，听见的是响亮的、不间断的、单调的、宛如细流的滴泉。

三

第二天，下起了滂沱的大雨，这场无情的、不息的大雨弥漫、淋湿了一切。雨点是如此之密，使人从船的这头儿竟看不清那头儿。全世界的云似乎都聚集在了长崎，要把它们所带的水分都灌入这绿色的“烟囱”里。雨总是不停地下着，天色如同夜间一样黑。隔着这水点的帘子，我们还可以看见山麓，不过山巅却早已隐入压在我们头上的浓云里了。在我们头顶上，一块块云被从黑暗的天穹中撕了下来，像灰色的碎布似的飞过树顶——不绝地化为雨水，狂奔的雨水。此外，大风也带着一种低沉的轰声，刮过山谷。整个的海湾在这雨打风卷中，愤怒地激荡、啸鸣、滚沸了。

对于一个刚靠岸的人来说，这是什么天气哟！我又怎能在这异乡、在这洪水中，找到个女人呢？

“不要紧！”我换上了衣服对伊甫说。而他觉得我这种不顾时势的固执的决定，很是有趣。

“请你给我叫一只舢板兄弟！”

伊甫在风雨中摆了摆手，换来一只在附近徘徊的小木“棺材”。摇橹的是两个赤着身子的黄皮肤男孩儿。那小船靠过来后，我就跳了上去，一个孩子替我打开一个捕鼠器活板

似的小口，让我钻进去，于是我便在这个所谓舢板的舱中，直挺挺地躺在了一个褥子上。

这个漂浮的小“棺材”，刚刚容得下我的身子，里面非常干净，新木板的颜色洁白。雨点哗哗地打在船的顶上，却淋不到我。我躺在里面伸直了身子。小船被这个浪一摇那个浪一打，有几次几乎要翻。从这个捕鼠器的半开的小门处，我看见那两个掌握着我性命的孩子，他们至多也不过八九岁，猴子般的面孔，成人的肌肉，摇起船来简直如同老水手般娴熟。

他们忽然喊了几声，我想一定是要靠岸了。我把舱门推开，果然，灰色的铺街石已近在眼前了。我钻出我的“棺材”，预备第一次涉足于日本的国土。

我的周围已是汪洋一片了，可恨的雨点打入了我的眼睛，令我很难受。

我刚一上岸，就有十来个奇怪的东西向我冲来，至于他们到底是什么形状，在大雨中我无法看清——一群猪似的人，每人后面拉着个黑色的东西，都跑到我面前叫喊，拦住我的去路。其中有一个张着一柄密骨的伞，伞面上画着几只鸛鸟，遮在了我的上面；他们都带着一副期待的神气，向我谦和地微笑。

有人曾预先告诉过我，这类人是人力车夫，争着等候我的选择。虽说如此，这种突然的冲锋，这种日本式的欢迎，仍使我感到有些惊慌。（人力车夫是拉着一种车子赚钱的人可以按钟点或远近雇用正如我们的马车。）

他们的腿是裸的，今天全是湿的；头上戴着尖顶宽边

的像灯罩式的帽子，身披稻草编成的蓑衣，稻草尖尖地向外伸着，如同箭猪一样，又像穿了一个草棚子。他们还是微笑着，等候着我的选择。

因为他们中我谁也不认识，只好选了那个撑伞的车夫，我走上了他的车子，他小心地拉下车篷，又用一块油布遮住我的膝部，挂在我的面前，直遮到眼睛处。然后走近一步用日语问了一句，意思想必是：“到哪儿去，先生？”我也用日语回答：“到百花馆，我的朋友。”

我说出这从别人那儿学来并死记硬背的三个字时，万万想不到它们会有意义，也万万想不到他竟会听懂了！他拉起车来，极快地跑着，我被他拉着，在这油布裹着的、箱子似的车内，颠簸不已——我们时时涉水，还把水和泥浆溅向四处。

当我说“到百花馆”的时候，我真像一个常去那儿的客人，连自己都有点儿惊讶。这说明我对日本并非如别人所想像的那样一无所知，我有许多从日本回国的朋友，曾对我讲到过百花馆，所以我对它很知道一些。百花馆是一个茶舍，一个聚会的场所。到那边我要打听一个叫加五能的人，他是个翻译，是个洗衣人，又是个说媒拉纤的人。也许在今天晚上——如果事情顺利的话，他要给我介绍一个命中注定的新妇呢！这个念头儿使我一路上精神抖擞——车夫和我，一个拉着另一个，在倾盆大雨中跑着。

啊，从油布的破孔里，在滴水的车篷下，我所见到的是怎样一个稀奇古怪的日本哟！一个阴沉的、泥泞的、多水的日本。这些房屋和人畜，都是我在图画上看见过的；我在蓝色或水红色的扇子和花瓶上看见过的东西，今天都露出了

真相。上面是黑暗的天空，满街是雨伞和木屐，狭窄的裙子和可怜的神气。

有几阵雨下得非常大，破孔和缝隙都被雨点弥漫住了，嘈杂声和车的抖动弄得我几乎麻木了，使我完全不知我是在什么国度里。车篷上有几个小孔，雨水涓涓地从那儿流到我的背脊，我才想起这是我第一次到长崎。于是我冒着浇一身雨的危险，伸头向外望了望：我们正在穿过一条偏僻狭窄的小街（在长崎这样的街很多，其密如网）雨水哗哗地从屋顶流到发亮的铺街石上，在雨中，一切东西都变得模糊了。有时我们走过一个日本妇人的旁边，她撑着涂得很好看的伞，挣扎着提起裙子，踏着木屐踉跄地走着，正如屏风上画的一般。又有时，我们走过一个有佛塔的院落，那门前的汉白玉怪兽，蹲在水中，向我们露出凶恶可怕的狞笑。

长崎是多么大啊！我们已经跑了一个小时了，它却仍没有尽头似的。它是一块非常平坦的平原，未进入这个地区之前，真叫人难以置信——在这山谷中间竟会有这样大的平原！

此时，我也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我们将往什么方向走；我把我自己交给了我的车夫和我的运气。

我的车夫真像一架机器。我见过许多中国的脚夫，却不是他的对手。当我掀开油布要看什么的时候，首先看到的便是他：他那两条赤裸的腿——黄色多肉的腿——前后倒换地在水里跑着；他那箭猪似的脊背，在雨里弯着。看见这水淋淋的小车时，过路的人能猜到里面坐着一位要寻找新妇的求婚者吗？

未了，我们的车停了，我的车夫担心会有水滴到我的背上，带着微笑、小心翼翼地放下车篷。此时，大风突然停止了，雨也止住了。我还没看清他的面部呢——他与别的日本人不同，他是一个漂亮的男子，大概有三十来岁，那脸庞、那神态给人以灵敏而爽直的印象。谁知几天以后，他——不，我不愿预先提这事儿，那会使读者不信任菊子的。

我们已到达目的地啦，我们正停在一座耸天的高山的脚下，大概已过了城界，到了郊外了。显然，我们必须用步行来继续我们的路程，爬上一条差不多是垂直的仄道。四周所有的只是几所农舍、几扇围墙、几片竹林。青山高高地在我们面前堵着；顶上的黑云，如同一个纯铅的盖子，把我们盖在了这个生疏的地方。由于景物近而小，使我能把面前这多泥多水的日本的一角，看得非常详尽。地是非常的红，山道旁的野花、野草，都是我所不知道的——虽说如此，篱笆上盘着同我们见过一样的牵牛花，在院子里我还看到许多紫菀花，静宜雅”花和其他常见的花。除了植物和土地的香气外，空气里还散发着一股异味，是由居民的住宅中传出来的——一种干鱼和香料的混合气味。一个人影都看不见，关于居民以及他们的家庭生活，一点痕迹都没有，我随便说我在什么地方都可以。

我的车夫把他的车放在一棵树下，我们一同在泥泞的红土上爬上山道。

“我们要到百花馆去，不是吗？”我问，急着要知道他是否曾听明白我的话。

“是的，是的，”车夫回答，“就在上头，很快就到。”

路拐弯了，陡坡使它变得狭窄、阴暗起来。一边，是遍生羊齿草的高山；另一边，有一所几乎可以说是没有门窗的大木房，我的车夫就在这木房前面止步。

什么，那个呆板的房子就是百花馆？他说是的，神色还挺有把握的。我们敲了一下门，门立刻就开了，并滑入它的槽里去了。这时有两个可笑的妇女出现，虽已相当老了，却故意装出年轻的样子。她们的服饰与花瓶上画的一样，她们也有小孩般的手、脚。

一看见我，她们便四肢投地，面部贴着地板。天啊！这是怎么回事呀？没事，这乃是最恭敬的行礼方式，不过我不习惯罢了。她们一站起来，就过来替我脱鞋（在日本人家中是不穿鞋的）还擦了擦我的裤脚，又摸摸我的背，看是否还潮湿。

当一个人初次走进一间日本屋子时，最触目的就是那极端的干净，室内洁白而冷清，无任何的装饰。

我被引导着走过几张洁净的、既无污迹也无折痕的地席，走上楼梯，走进一间空洞的屋子，绝对的空洞，纸糊的墙壁上安着活动的隔板，互相贴合着，一点儿也看不出凑合的痕迹——房子的一面是敞开的，同阳台一样，可以看见外边的绿野和灰色的天空。她们给我一个黑丝绒垫子当坐椅，我便坐在了这个大而且空的屋子中心的地上，室内的空荡使人觉得有些冷清。这两个妇女（是这房子的仆人，也是我的仆人）带着一种极谦恭的神态，等候着我的吩咐。

我在澎湖列岛上学来的几句话——是由字典和文法介绍之类的印刷品上得来的，我一点把握也没有——竟会

有意义了！这不是很奇怪吗？但事实确是这样，因为已经有人懂得我的意思了。

首先，我要找一个叫加五能的人谈话，他是一个翻译，是一个洗衣人，同时又是个说媒拉纤的人。真幸运，她们都知道他，并且要替我去找他；因为这个缘故，那年长的侍女着手准备她的木屐和雨伞。

其次，我要了一份上等的菜，包含日本最美的珍品小吃。

末了，我又叫她们送些茶和饭，给在下面等候着我的车夫。我想要……我想要许多东西，我的假娃娃们啊，等我经过酌量，并想出适当的字眼儿，再慢慢说吧！但是我愈看你们愈觉得不安，不知我明天的未婚妻是什么样子。你们虽然还算好看——有古雅的风姿，玲珑的手儿，纤纤的小脚，但大部分是丑俗的，你们小得过于厉害！小得像美国猴，小得像磁器陈列品，小得像我不知道的东西。

我现在才知道，我来得不是时候。她们正在做一件与我无关的事，看来我妨碍她们了。

若不是因为她们对我极表欢迎，我本是可以猜到的；因为我记得，就在她们替我脱鞋时，楼上传来一阵低声的细语，接着有一阵隔板在轨上的滑动声，似乎要藏什么不愿让我看见的东西；于是，她们又替我收拾出这间我现在所占的屋子——正如动物园里的人，在让观众进来参观之前，总要把野兽分装起来。

她们都离开我执行我的命令去了，我在这白墙、白席中间，像释迦牟尼似的坐在我的黑丝绒垫子上，留心听着。

在纸的屏风那边，有几个半沙哑的嗓子，正在低声谈话，人似乎还很多，接着又响起了琵琶声和一个妇人的歌声。那声音在这空荡荡的房子里回响，在这雨天的暗淡中，显得又哀怨又柔和。

我承认，从这敞开的廊子里所见到的风景是很美的，像一幅神话故事里的风景。那边有树木茂盛的山，高高地插入天空，顶峰隐入云端。又有一个寺院，耸立在云中。空气有一种大雨后的清爽，远景有一种大雨后的清新。但在这一切的上面，仍悬着一片湿气弥漫的黑罩；在树木的顶上，挂着大块的大云团。

在近处，在这全部缥缈的风景的前面和下面，是一个玲珑的花园。有两只美丽的白猫，在那清新的空气里，在那小人国的花径间，互相追赶，时时摔去脚爪上的湿泥。这花园显得过分雕琢，不但花木，连假山、小池、小树，都是按固定的格式造成的。一切都是人工的，都是巧妙地布置好的，园中鲜绿，满布新苔。

从我下面的积水的土地，一直到那景致的尽头，充满了沉默与平静。纸墙外面那女子，继续唱着那婉转的调子，伴奏的琵琶，继续发出令人感伤的乐声。

听啊，现在这乐声有点儿变快了，使人很容易猜想那边有人在跳舞。

管他呢！隔板间有一条引我注目的缝儿，我要从这儿往那边瞧上一瞧。

这是怎样一个奇怪的场面啊——看来是长崎的一伙纨绔子弟，正在这个隐秘的场所寻欢作乐呢！在那间同样四

壁萧然的屋子里有半打这种人穿着长大的、宽袖的蓝布袍子席地围成一圈坐着。他们那油腻有光的长发上顶着欧式的圆边帽帽子下面露出黄瘦的、无血色的、蠢笨的脸。地板上摆有一些小酒精炉、小烟袋、小漆盘、小茶壶、小茶杯——一切都是日本人饭后的用具，正像一个假娃娃的茶话会。在这些纨绔子弟面前有三个盛装女子也可以说是三个奇特的幻影：她们穿着浅淡而难以形容出颜色的袍子，上面用金线绣着怪物她们高高的发髻奇异地装饰着戴满发簪和花。其中两人背对我坐着：一人弹着琵琶，一人用轻柔动人的嗓音唱着。我暗中瞥见她们的姿态、她们的头发，她们的颈子都是很好看的，可我提心吊胆，担心她们说不定什么时候要转过什么难看的面庞来，会把这全部美好的幻象打破。第三个女子是站着的，在这些长头发和戴圆边帽的蠢人面前跳舞。那是多么可怕啊，当她转过脸来，她的脸上戴着一个狞笑的、恐怖的奇怪面具，接着那面具松了、掉了。看哪，一个十四五岁的苗条姑娘，但举止间已像一个卖俏的女子、一个成年的妇人。她穿着一件深蓝色丝绸长袍，那上面绣满了蝙蝠——灰蝙蝠、黑蝙蝠、金蝙蝠。

忽然，楼梯上传来脚步声——赤脚的妇人踏在白席上的轻微脚步声。这一定是对我的第一项服务，给我送午餐来了。我很快跑回我的黑丝绒垫上，坐定不动。这次竟有三人——有三个侍女鱼贯而入，带着微笑和谦恭。一个献给我酒精炉子和茶壶，一个捧着盛着水果切片的果盘，一个拿来几个别致的小漆盘，盘内盛着些我说不清的东西。于是她们都跪在我的面前，把这些玩物似的东西摆在我的脚前。

在这霎时间，日本给我留下了十分可爱的印象。我觉得在这微小的、人工的、虚伪的世界里住着很有趣，我觉得我早已从漆器和瓷器的绘画上认识了它。它真如画上的一样这三个文静的、甜美的、跪着的妇人，她们有着细长的眼睛，那大弓子般的高髻，光滑得如同上了釉；地板上的茶具，廊外的风景，入云的高塔，每件细小的东西都带着一些虚饰的特质；甚至隔板那边的歌唱，都是和我常在米纸（*Papier de riz*，类似中国宣纸）画上所看见的一样——半合着双眼，在想像中的大花丛里歌唱。在我未来之前，我脑海中早已描绘出这样的日本了。然而在实际上，它似乎比我想像中的更微小、更玲珑，并且更暗淡，这大概是由于那片悬在我们头顶上的黑云，和这场止不住的大雨的原故。

我一边等着加五能君（他这时大概正在装扮自己，不多时就会来），一边开始吃饭。

在一个绘着几行鹤鸟的玲珑异常的碗里，盛着一种奇特的海藻汤。别的碗里有加糖的小干鱼、加糖的蟹、加糖的青豆、加醋和胡椒的果子。这些都是很难吃的，简直是出乎意料和不可思议的。几个小妇人都劝我吃，她们老是嬉笑着，用一种惹人日本人特有的笑；她们劝我照她们的样式吃，用手指握着玲珑的筷子。我渐渐地看惯了她们的脸了，她们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看的——这种好看和我们法国人的好看不同，初见时我觉察不出来，但是不久就使我发生兴味了。

忽然，邻室的那个舞女、那个戴着可怕面具的孩子，像一只被晨光惊醒的蝴蝶，像一只珍奇的受惊的飞蛾飞了进